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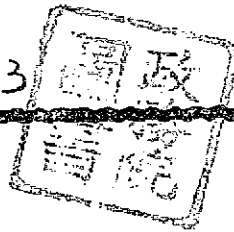
71707



戲劇選集 (第一集)

冀魯豫文工團編  
冀魯豫書店出版

34813



3 0407 3239 2

## 寫在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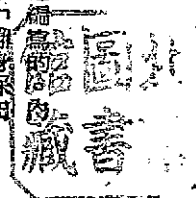
這兩個小劇——「夢天眼」和「翻身保田」——都是冀魯豫文工團的同志們自己編寫的。內容和當前的中心政治任務——土改復查運動結合很緊。形式又短小精幹，易排易演，「翻身保田」又是歌劇，更引人。歌曲多半採用的冀魯豫流行的曲調，如洋琴的上河調下河調等。為羣衆熟悉愛聽，易學易唱。很有冀魯豫風味。演出之後，羣衆很愛看，作用很大，對復查運動推動不小，所以受到區黨委宣傳部的表揚和獎勵。

寫這兩個小劇，文工團的同志是依照上級領導意圖，結合中心，深入農村復查運動，經過調查研究之後寫出的。寫出之後，大家提了許多意見，於是修改。排演當中，又有修改，演出之後，搜集意見，又加修改，然後這才定稿付印，這已經是一種集體創作了。

這兩個小劇，很合乎「結合中心」、「短小精幹」、「快寫快演」、「有唱有白」、「冀魯豫農民風味」的方向。合乎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走羣衆路線、為羣衆服務的方向。這是文工團最近檢查思想、轉變寫大劇、演大劇、脫離現實作風之後，開始從實際出發，走羣衆路線的成就。

在先，文工團總想搞「大傢伙」，「像個樣」，至少要十幾場、二十幾場，歌曲要幾部輪唱，複雜夠味，還要映景燈光一大套。不然「拿不出手去」，如此「可以一鳴驚人」。所以，雖然

854.51  
581-4  
1/1



A170264

也下鄉去、也調查研究，也想結合中心，可是總搞不出東西來。文工團一直沉寂無聞。這種不從實際（本身的基礎、團員條件和農村復甦運動的快速與農村劇運的水平等）出發的思想，爲害可不輕，後來經過大力再三的整頓思想，方才轉變過來，開始走新方向，編寫出這種小劇，受到表揚，方才自覺到：這正可以拿出手去，合乎羣衆要求，也就合乎領導要求，自然受歡迎、受鼓勵，不想一鳴驚人，倒可以「打響」。他們甚至更進一步，執行上級意圖，把這兩個小劇，大膽以廣場劇形式演出。這就更可以示範引導翻身農民大膽學樣，易學易演不麻煩，自己到處演唱起來，把農村劇運在寬廣易行的道路上，開展起來。我們在當前提倡廣場劇（不拘啥樣的戲劇形式，只要演唱的故事，於人民有利），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文工團這樣作，又受到宣傳部的口頭表揚。所以希望各地專業劇團或農村劇團演這兩個小劇時，最好不一定上戲台，滿可以在廣場或街上打地攤。爲的簡單易行、節省開支，羣衆性的農村劇運好開展。

印出和表揚這兩個小劇，並非說它們已是成功之作，完美無缺，它們還只是萌芽和新生，必然有許多缺點，但這和過去的看法作法比較起來，已是一個大的轉變，基本上是好的。缺點是進步新生中的缺點。我們應該在歡呼中在表揚中，使在高漲的情緒和積極行動中，逐漸克服缺點，步步提高求得完善。

這只是一個起始，按這個方向，寫出演出更多更好的這類小劇，還在此後。不光文工團還盡努力，希望各地專業劇團和農村劇團以及寫劇的同志們也這樣努力。

在這兩個小劇付印時，文工團要我寫篇序我推却不得，左思右想，序不好寫，就只把感想開列的簡單寫下來，放在前面吧。

李春蘭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六日

續天張

(二幕話劇)

呂艾。雲華  
張芸生 著

冀魯豫書店

## 人物表

賈心善(簡稱賈)——地主，五十歲

其妻(簡稱妻)——四十二歲

郭卜安(簡稱郭)——賈之內弟，地主，三十歲

李階明(簡稱李)——區聯合會副主任，三十二歲

老陳(簡稱陳)——區助理員，二十八歲

農會長(簡稱農)——三十歲

劉二面筋(簡稱劉)——民兵，賈之遠門外甥，三十四歲

民兵四人——甲、乙、丙、丁

羣衆多人

## 第一幕

時：民國三十六年某月的晚上。

地：黃河北岸某縣某村的一個區反省院。

人：賈、劉、李、陳、龔、白、民兵四人。

（開幕時，劉在門前站崗，獨自徘徊。）

賈：（在屋內喊）二外甥！天什麼時候了！

劉：天黑了！（同情地）三舅！你餓了嗎？

賈：不！主任是不是還來問我？！

劉：誰知道！三舅！你受會兒委曲吧！

賈：唉！

（陳、李上）

陳：劉二面筋！把賈心善叫出來！

劉：（一怔）賈心善？

李：對！劉同志！把他叫出來吧！

劉：好！（無奈地進去）（陳、李坐下）

（賈兩臂向後綁着，劉牽出）

賈：（苦笑）主任，助理員都喝了湯了？

（農會長上）

李：（指凳子）坐下吧！

賈：行！行！我站着行了，李主任！

陳：坐下吧！不要緊。

（賈很不自然的坐下）

李：賈心善！你到反省院十來天了！反省好了，

沒有？把你的槍拿出來吧！假的真不了，

真的也假不了！再不說實話，我們就對你

不客氣了，這你也明白，可不要糊塗一時。

賈：我真的沒有槍。我對政府是有認識的，

腦筋早想開了，要有槍的話，抗戰期間

我早獻出去打日本鬼子了，怎麼也不能放到現在；你們知道我是不會說說的，從前不論大事小事，那「件欺騙過政府咧！」

農：（憤怒地）別提你從前了！這不是叫你像從前在匪裏開大會的時候，歡迎你這開明士紳講話，對大家講的多漂亮啊！講了一套又一套的。

賈：那我看這樣吧！問了我好幾次都是爲的一支槍，如果公家需要的話，李主任！你就打聽着買一支槍好了；槍鏡叫我拿，這樣只當我捐了「支，對打老蔣總算有點幫助。

李：不是公家沒有槍，更不是公家沒錢買；是爲的這槍在你們地主手裏辦不出好事情來，你只管藏着不往外拿，是準備將來得了勢，好對付我們是不是？

賈：（吃驚地）主任說那裏話，民主政府的法令政策我都贊成，我擁護八路軍，我要永

遠跟着共產黨走！我怎麼會對付我自己擁護的人啊！

農：李主任！不行！別給他囉嗦了！

李：對，農會長你跟劉同志把他帶到後院裏好好的問問去！

農：叫我問，我就不這樣問法！

李：無論怎樣問，能把槍問出來就行。

賈：（大驚地）李主任！助理員，農會長！我剛才說的那些話，可都是實情話啊！我要有槍叫俺全家人都不得好死！

農：放屁不疼，瞎犯不靈，罵誓頂個屁用！

陳：有槍你就快說吧！我絕對保證你不要緊。

賈：助理員！實在沒有，叫我拿什麼啊！

農：走！走！別問他了！（下）

劉：（推賈走，問李）屋子里的案子誰看啊！

李：我們先看一會兒吧！（劉推賈下）這幾伙滑頭滑腦的勁有多大！連一句實話也不肯說。

陳：老李！這次要鬥爭賈心善，恐怕不是大家



的意見，因為他平日對羣衆好，誰也提不出意見來，我們可得注意不要讓他村裏的少數積極份子包辦了民主，亂鬥一氣啊！

李：要鬥這個老傢伙，村裏沒有一個不同意的。我們只要有事給羣衆商量，叫大家來當家，就不會出什麼毛病。

陳：就算是大家都贊成要鬥的話，我總覺得買心善不能給旁的地主一樣。他是我們區裏的開明士紳，過去捐款獻地，那一樣他都不作到旁人頭哩，村裏羣衆都說他開明，區裏看他進步，也常常表揚他！

李：就是麼！正因為我們表揚他，羣衆才戶冊：買心善會混，區裏縣裏都認得上。鬥了旁的地主，鬥不着他。

陳：現在買心善不是一聽說要實行土地改革，他就情願把自己的地和糧食都全部拿出來嗎？只要他肯往外拿東西我們爲啥非要打、非要拉不行呢？當然，我知道發動羣衆是學大胆放手走羣衆路線，讓羣衆來當家

可是我們也不能忘了具體掌握啊！

李：地主！地主要咬住一個錢，你打他一百破鞋，他還不捨的撒嘴呢？俗話說：地主是能捨四兩肉、不捨分文銅，光給他說好的，就解決不了問題。

陳：不過從政府實行減租減息那時候起，捐款捐東西就數他拿的多，過去幾年當中賣了不少的地，現在再把地和糧食獻出來，也就差不多了！

李：拿出來個三核核兩裏的就算差不多的話，這些階級怎麼也消滅不了，窮坑也填不起來，中不中，開貧農都歸地出門大搬家，官保貧農願意給他換。

陳：我倒不是可憐地主，我是覺得對一個在七八年當中一直表現得很進步的開明士紳應該照顧，羣衆要拉要打，我們一點也不加掌握，是不是會過左呢？是不是會犯錯誤呢？

李：誰好誰壞，羣衆知道，他們會分開誰該重

「誰該輕，誰該照顧？」家裏有黃金那  
周有斗盛」只要大家知道他有，他就說  
上一千個一萬個沒有，也不會輕侮過他  
的。

陳：這槍就不一定有，現在又沒有土匪了，他  
這放着槍幹啥用啊！

李：有人見過他有槍，他偏「口咬精實他沒有  
，不辯他就不中！

農：（興奮地）李主任！李主任！問出來了！  
問三來了！

李：什麼？  
農：手槍！

陳：（半信半疑地）真的嗎？是不是攪得他纏  
不住勁胡說的啊！

農：也說在他家堂屋天窗上鐵爐底下放着！  
那還有錯啊！

李：你回去叫幾個民兵幫你起槍，我們在這裏  
等你。

農：劉（急下）

李：哎！老陳！你看沒有槍嗎？

陳：我看還不一定！（後邊院裏有買陸續的聲  
音傳過來）

李：他們來了！農會長回來還得「會，我們先  
去把口供整理一下吧！

陳：嗯！（二人下，李的本子忘在桌子上）  
（劉奔買上）

買：哎呀！二外甥！你扶住我點吧！我……  
劉：（同情地）三舅！怎麼樣！能忍得住吧！  
這你比別人打的輕得多！這是大家的事，  
我作不得主，世道興這了！不隨着大家幹  
吧！又該說我頑固落後呢？（用手扶住了  
買）

買：（裝做忍不住的樣子）到反省院來，還不  
上十天，身上就長了疥！這會兒，混身落  
疥又癢，我是走也走不動了！

劉：三舅！你忍受着點吧！

買：二外甥！你說說從前咱這一帶十里八里的  
誰有了爲難的事不來找我啊！這會兒，却

淺一個人幫我的忙麼！就說荒年吧！真是人吃人的年景，想借點糧食，就情願出大利，人託人臉託臉的還借不出來呢？你到我家去，說你兩三天斷烟火了，我就叫俺的人到少吃一口，省出一斗高粱和半布袋糧給了你，我待你可給親外甥一樣啊！麥後人家都是吃一斗還三斗，還四斗的，我說你不能給旁人一樣，只留了你二斗麥子，糧食雖不多，總算救了你全家人的性命。

劉：從荒年你救活了俺全家人的性命，（叫俺救過災荒），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你。這是大家的事，我也沒辦法，三舅！只是你渴了餓了給我說吧！我不能叫你受罪。

賈：從八路軍來了，興波和減息，增資增佃，窮人虧我的光就更大了！

劉：三舅！我看你還是回屋裏睡去吧！等會主任來了，見你在院子裏談話，不合適。

賈：好！好！我睡去！（劉扶賈進入屋內）

——劉欲解手，往大門外走，恐逃走罪惡，又停，回到後院口處，喊。

劉：雙喜！雙喜！來替我站一會兒崗，讓我解個手！（增：停內不應，抱怨地）你不來我也得解手去，總不能叫量把人斃死！（想起，到買門口）都睡着了！都睡着了！三舅！三舅！（裏邊沒有聲音，劉用手關緊了門，向大門外急下）

賈：（在屋內）二外甥！（用腳鉤開了門，露頭向外）二外甥！二外甥！（跑出來兩邊一看，向屋內叫）快出來吧！

郭：（鬼祟地）那個站崗的呢？

賈：他解手去了，這里離我家只隔一個大坑，

出西頭一會兒，就到了，我們跑吧！

（郭向大門口跑去，被賈叫回）

賈：他就到那裏解手去了，不能從那里跑上

（郭急了轉向後院跑去，賈急叫回）

賈：也不中，那是民兵住的院子！

郭：那我們怎麼辦啊！

賈：我看等那個站崗的解手回來咱把他勒死吧！

郭：勒死，那怎麼下手法啊！

賈：我給他在院子裏談話，誑着他，把繩給我解開，你在屋裏聽着我咳嗽三聲，（作出三聲咳嗽）就這樣咳嗽！你就趕快出來，咱倆個把繩接倒，先把他的嘴給他堵上，用繩子把他勒死！

郭：那我們跑到那裏去啊！要跑不掉可不得了  
啊！

賈：你不知道嗎？這東賈樓離我家很近，出了西頭，跑過個人家就到了，我家有個地洞！

郭：（急接）有個地洞？

賈：對！有個地洞，沒一個人知道，也不容易找見，我們就藏在那裏吧！我家的好東西也在……（聽到劉的咳嗽聲）來了！回屋裏去吧！（急進屋內掩上了門）

劉：（掩上大門到賈的屋門前看了看，打了個呵欠坐在凳子上，拿起李主任的本子看了

一會，放下，把槍擡在懷裏打瞌）

賈：（笑着，從屋內走出）二外甥！

劉：（站起）你怎麼出來了呢？

賈：（笑着）二外甥！我剛睡着就又醒了！身上陣疼痠疼得怎麼也睡不着了！咱倆個噫會吧！

劉：三舅！坐下吧！你活這麼大年紀，還沒有受過這樣大的罪吧！

賈：就是，就是。飯也吃不下去了，今天又拉起來打了我，兩條胳膊也不常家了，頭蒙眼黑的，從屋裏走到院就差一點沒栽倒！  
唉！

劉：那就在這院子裏歇一會吧！外邊的味比屋裏還好一些。

賈：（笑着）二外甥！我的疥癬的心里難受，再也睡不着了，你給解開解開，讓我好好的搔一搔吧！

劉：我給你解開了，旁人見了要問我，我可怎麼樣說啊！

賈：天到這個時候了，半夜三更的誰還來呢？

你看着我還能跑嗎！跑了和尚也跑不了寺啊！還不是越跑越遠，越跑越遠，你三舅不能跑了把責任放在你身上，對不起你呀！

劉：（想了幾）那我只能給你解開一小會，讓你搔搔癢，等回屋裏睡去的時候，還得綁上，就這叫旁人知道了，我也得受批評！

賈：你放心！二外甥：你對起我了，我不能對不起你，不是人辦的事，你三舅就辦不出來！

劉：三舅！我是信你的話的，不過這也得叫外人看過去了才行啊！

賈：給你說，你也知道。我在村里對窮人的好處，無論誰借我的牲口使用，我總想着人家張口容易合口難，沒有叫人家丟過一次臉；三年以前，我還獻過一頓多地，分給村里沒地種的人了！

劉：人家說你在八路軍沒來以前爲什麼對窮人

不好啊！現在對窮人好，又獻地，又獻糧的，是爲的躲避鬥爭？

賈：你不要信他，只有不要良心的人才會那樣說呢？再說優待抗屬，慰勞軍醫，捐款捐東西，那一次也是數我捐的多，我要不是對政府有認識，就會那麼辦嗎？（眼兩邊看了看，咳嗽了一聲，被李的聲響打斷，劉急推賈進屋）

李：劉同志！見我的本子了沒有？

劉：本子？哦！在這兒呢？

李：（望見了賈）劉同志你怎麼叫他出來呢？

劉：他剛才說在屋子裏睡不著，想在院子裏坐一會，俺倆個就嘍起來了，也好了解了解他心裏的事！

李：劉同志，要多加小心，不要上了他的當！

劉：不會。主任！打的他走走不動了，他還能跑嗎？

李：反正我們對黨心善要特別注意着點。（囑咐地）

劉：噫！

（劉看騎李走下，背起槍來，到門前掩好門，又開始徘徊着，賈又出與劉靠近）

賈：（笑着）二外甥！這會兒也叫你三舅住起反省院來了，過去在咱區誰不知道我是開明士紳啊！唯區裏大會小會都表揚過我；我也算對得起政府了，無論政府佈置下來那件工作，我除了幫助作，還要帶頭完成。（逼近了劉，劉後退了一步）

劉：三舅！你過去是有些辦法，不應再說他了。現在大家都知道你會用烟用酒招待人，弄吃喝拉籠落後的幹部，還會使些小辦法收買羣衆，一直到現在你村里裡沒門爭過你。

賈：（急忙咳嗽兩聲，第三聲被外邊農會長叫門的聲音打斷）

農：（在大門外）開門！開門！快點！（賈急躲入屋內）

劉：噫！誰呀！（持槍去開門）

農：是我！劉二面筋！

劉：（開開了門）農會長嗎？

農：二面筋！主任在這兒沒有？

劉：主任到後邊院裏去了！

農：你看！賈心善的手給明晃晃的！（興奮地）

劉：怎麼？誰的有了手槍！

農：裏邊還壓着子彈！狗貪的！說不定還有轉務嫌疑！

務嫌疑！

劉：（驚疑地！）特務嫌疑！你快去找主任吧！

農：對！先叫主任看了再說！好好的看着他，

一會兒，還要來問他！

劉：行！行！你快去吧！

（農會長向後院下，劉掩上大門，走到門前，見賈又笑着走出）

劉：三舅！你的疥癩的時候也不小了，真的從

你家把槍也弄出來了，你的罪過就更大了

？要是出了差錯，這個責任我可担不了，

我看還是綁住點，回屋裏睡去吧！（說着

伸手就要綁）

賈：（仍繼續地笑着）綁住！行！行！行！  
叫我解個手吧！

劉：解個手？

賈：噫！

劉：真是小便！（扭臉指向大門處）就在這裏吧！

（賈不等劉的說完，即一面咳嗽三聲，一面用雙臂揔住了劉，郭急從屋內跑出，先用手堵住了劉的嘴，劉沒得發出聲被揔倒，賈郭兩獅子勒，劉掙扎着但已喊不出，原來嘴已被用手巾堵住了，劉漸漸不動了，賈郭放下繩，急向外跑下。）（舞台稍淨，農、陳、李同上）

陳：誰站崗呢！噫！怎麼沒人啦！

農：剛才我還見劉二面筋在這站着呢！

李：（用手電打到劉身上，三人目光集中，一齊驚呼）噫呀！

農：二面筋被人勒死了！一定有特務了！（齊跑上，從口內掏出了手巾，解開了繩子）

李：看看跑了案子沒有？（急跑進屋）（農會

長高喊：民兵！民兵！後院不聽，問向空

打了一槍）

陳：（從屋內跑出）買心善跑了！（農、李、

陳三人齊向劉身旁！劉同志！劉同志！……

……（民兵四人慌慌張張從後院跑出）

衆：那里打槍嘍！……

李：同志們！是買心善和他內弟郭卜安把我們的劉同志勒死跑了！

衆：他媽的！狗操的！

陳：買心善！開明士紳，開明士紳！我可算上他媽的當了！

農：快追吧！還差多大會兒！

李：對！民兵同志們！快跟農會長追去吧！他跑不遠！

衆：快追吧！（齊持槍跑下）

陳、李：（蹲下）劉同志！劉同志！……（李用手摸劉胸月）

李：老陳！我摸着劉同志的心口里還有熱氣呢？不一定能死！

陳：對！不要緊。（齊叫劉同志，劉慢慢的呵出聲來，）

（陳、李見劉有了氣，慢慢的將劉扶起）  
（自衛隊長急上）

自：李主任！李主任！俺農會長叫我先來

李：給你送個信，沒追上買心善和郭卜安，問他家里的人，他家里的人也說沒見，現在俺村里各路口都站上了崗，正在他家搜呢？可是怎麼也搜不着？

陳：（驚訝地）哎！那到那兒去了？

——幕——



## 第二幕

時：距第一卷一月後

地：在小洞裏

人：郭、妻、粟衆多人，餘與第一幕同

（正是五月端陽，賈的生日，洞內點一桶油燈，賈和郭在內共飲燒酒。）

郭：姐夫！要是有一天中央軍打過來，我們得了勢，你說我該怎樣收拾李二法和五嫂子呢？我打算——你不知道他倆個在咱郭官

縮團一個團得像大鑼一樣光光叫，一個像鈴鐺的到處響叮噠。附近十里二十里的，不管寨上會上，大人小孩，還有不知道他倆個的，將來我也準備叫他倆個——

賈：這倆個人到底是誰呀？

郭：一個是俺庄上的糧倉長，一個是俺庄上的

糧倉主任；現在都當了區幹部了。將來我準備把李二法的身架用錐子穿透，一邊擄上一面大鑼，還叫他自己敲着，從東莊牽到西莊，從南莊牽到北莊，叫他到處響！把五嫂子的兩個奶用刀子穿兩個窟窿，一個奶上給他穿上一個銅鈴，用馬鞭子打着他，叫他像野馬樣的快跑，也叫她到處響！

賈：（拍着巴掌大笑）好！好！好！……（幾手笑虧了氣）來！喝盅酒吧！把他倆個也記在我們的幾天賬上。從抽屜里拿出幾天賬，記。（又笑）這罪判的好！這罪判的好！

郭：咱這幾天賬上現在有多少罪人了？姐夫！

你非從這時候就開始記的嗎！

郭：一共七十五名，再加上你這兩名，就够七十七名了。從那遺裏實行減租減息的時候起，誰鑽着頭門的，鬥了多少東西，都記在上邊，按月計算，五分利息，等將來辦了天，咱們得了勢，叫這些窮酸們如數歸還，凡是領頭幹的，我都給他們定好了罪！

郭：都是定的什麼罪呀！

賈：還不是該殺的殺，該砍的砍，該處死的處死，該活埋的活埋！也有許多斬花樣：像翻身了！加×了！戴紅帽子了！倒栽葱了等等的。

郭：哎！啥是戴紅帽子呀！

賈：就是把一口小鐵鍋燒了，給上敲上；他們不是給咱戴過絲帽子，咱咱避過衙嗎？咱現在給咱戴頂紅帽子，叫那些窮酸避避衙。

郭：這是誰定的頭呀！姐夫！

賈：你姐姐

郭：（高興地）我姐姐……

賈：是的。

郭：她定過多少人的罪呀？

賈：她定的多了！這七十五名！不，這七十七名罪單當中，除了外邊朋友定的二十名外，差不多都是她和我一塊定的。對了！還有你定的十五名。不過，多數人的名子都還沒告訴我；因為她在外邊消息靈通，知道那一些人犯了什麼罪！

郭：好！我姐姐真行！將來還可以當個女縣長了！

賈：你媳婦還不就是個縣大隊的女隊長！

郭：不錯，姐夫！這得啥時候才能如人心願啊！

賈：要是中央軍再過半年不打過黃河來，我就得急死！

郭：你還有什麼用？「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咱得忍耐！

郭：你一說說就忍耐，咱可覺得忍耐到啥時候

，也得有個頭不？我總擔心還是中央軍  
「打不過來黃河，唯可怎麼辦呀！？」

賈：你看，你急得把信心都失掉了！中央軍就  
奔河南岸，只隔着一條河，說不定那一會  
就打過來了。你就不知道中央軍有美國，  
美國，美國的幫助，還能打敗八路呀！  
真牙嘴上沒毛，說話不牢。

郭：可是，怎麼老打不過來呀！是怕死不敢過  
黃河吧！

賈：去年沒打到清豐、南樂、濮陽，沒打到觀  
城、范縣……

郭：可是爲什麼又馬上退走了！又爲什麼總是  
打敗仗啊！！

賈：你聽誰說的打敗仗，那是他們宣傳哩！你  
別中了毒！

郭：就算是宣傳吧！可是過不來黃河是事實，  
就是去年過來了，又馬上退走也是事實啊！

賈：算了！算了！別給我吵了。今天是我的生

日，是我的好日子，叫我痛快痛快吧！  
！要攔往年，我當里長那幾年，光給我來  
上露送禮的，就得有三十家四十家的，誰  
不給我送兩籃子禮，誰不給我敬兩杯酒，  
今天，却像王八樣縮在洞裏過生日，你還  
給我吵吵，淨說些卸氣的話，叫我不痛快

郭：我願意說卸氣的話嗎？姐夫！事實是如此  
，該有驗辦法？……

賈：忍耐點吧！小伙子！願元他四舅！我的下  
安弟！天不能老晌午，就是晴天還會變陰  
。朝代滾滾換主哩！你說八路軍共產黨就  
在兜這裏「發子」了？現在是窮酸的天下，  
唯得忍耐！

郭：唉……（沉悶良久）  
（妻端菜上）

妻：你們怎麼光喝悶酒不說話啊！怎麼！悶得  
個又吵嘴了？哼！自家還吵嘴呢？要是肯  
能耐去給人家吵去？都是因爲悶得個，

得人打傷得死去活來的，慳慳個却懸在牆  
裏呀。

賈：忍耐點！（唱酒）少說句。

妻：看你在這地洞裏才住了一月多，臉上就發  
白了，要是住上一年半載，還不就長一身  
白毛。

賈：怎麼？你臉上的傷還沒好？

妻：好了好了！前天我洗臉不小心，又洗發了

。娘拉個炭，有東西就是狠法，又是搶又

打哩！一查不中，還有二查，二查過了

又來三查，現在又該來四查了！

賈：怎麼！他們又要搶四查了？

妻：是的。正在東頭拉着張光居的滑子，說不

定下午會來到咱家；那個松班的老婆，一

個才娶的小媳婦子，也是那樣的不要臉，

傾着頭拉，拉男人的滑子，你給我記上姓

賈：記到咱那！——管眼上？

妻：妙天眼上。

賈：是。是妙天眼上；我的記性真頑。

賈：（邊記邊問）你給他定個啥罪呀？  
妻：我給他定個不要臉的罪，把趙說的允准給

，吊在東西那棵大楊樹上，叫那些南來北往

的人看她，狠狠的看她，看她要臉不要臉。

賈：記好了！你還聽到啥消息沒有？

妻：我還聽說——

郭：你說吧！姐姐！

妻：聽說把趙四給子拉起來了；拉的昏過去幾

次，口口聲聲的給他要你，要他四舅！

郭：啊！（馬上冒火）我給他們這些小舅子辦

了！（拿起槍，就往外跑。）

妻：（拉住了他）你出去找死去！你！

郭：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賈：「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頭」。我勸你還

是忍耐着點！來！喝口酒吧！（對妻）洞

口你蓋好了沒有？

妻：怕啥！我門上大門了！

賈：你快出去吧！把洞口蓋的好好的！那叫那  
世尊酸我見了！要是他們真到咱家來，

趕快到洞裏來送個信，我們也好準備一下。

（妻下）

郭：我們準備一下？你也懷疑我們的地洞將會被人找見嗎？

賈：不知怎麼的，近來就老覺着這洞有些不保險了。

郭：我也這樣想，萬一被他們找見了，可怎麼辦呢？（觀察着）也沒有第二個洞口！姐夫！這是誰挖的洞，什麼時候挖的？

賈：提起這地洞來，話可長啦！這是在民國十七年，羅掌櫃和他幾個弟兄住在這裏挖的。你知道羅掌櫃在河南，也是當時震動四五縣的大掌櫃。他那一桿子人有五百多，都是好傢伙，到處架戶使錢，後來，他的仇人太多了，告他的人也就多起來，官家才派了官兵把他們打散了！

郭：唉叫掌櫃的？掌櫃的是幹啥的啊？

賈：就是土匪頭。後來官家下了通訊令，到處發了他的線，到處捉拿他；他在河南躲不

住了，才領着他的幾個弟兄到河北來，有

聽着我好友說氣，他才逃回家來避頭。

郭：這不是窩藏土匪啊！窩藏土匪是犯法的。

賈：你知道，當時唯當着里長，那時就不犯法

郭：那個羅掌櫃的他啥時候去的？

賈：住了還不到一年，他就領着那幾個弟兄拉

出去了！說他是到關外去，可是後來就再沒有信息！

郭：他們四個就白白地在這裏吃了一年的啊？

賈：哈哈！你想你姐夫會那麼傻嗎？要是

不圖他幾個，我會窩藏他啊！

郭：怎麼？

賈：他把他幾年來，所得的金銀財寶都存在我

這裏了，我那一年就添了一頓多地，我從來就沒告訴過第二個人，連你姐姐也不知道，要不是現在地都被人家搶去了，我到老

死都不會說一個字的。

郭：當時就沒有挖第二個洞口嗎？

賈：還有「個，通到院子外邊——就在這裏。

後來就堵死了！

郭：這堵的可不好！

賈：卜安！你近來是不是有些動搖啊！

郭：不！我急的很！

賈：還是那句話！忍耐點！天不能老晌午的。

我們出頭的日子就會降臨的。

郭：我時時刻刻的想忍耐，可是有時候就忍耐

不住了！

賈：你強忍着自已，往工作上想，往將來的勝

利上想，不要想那些亂七八糟的使人頭疼

的事情！

郭：（稍思）對！今天夜裏我一定給咱復仇會

裏活動兩個會員！咱復仇會裏現在有多少

人了？

賈：你看！你都急糊塗了！都是你親自出去聯

絡活動的，你都忘了！

郭：我記不清楚了！

賈：我也記不清楚了！。反正這里有名單，名

單上記得清楚。（拿出名單，唸）大王爺  
的王德麟，王明齋，金錢樓的金煥章，金  
煥頂；以上四人都是將來的區長，高楊樓  
的高傑臣，高恩佑，蘆花堤的蘆老四，以  
上三名是將來的科長。

郭：可是蘆老四不甘心當科長，他說，你以前  
當過里長，他也當過里長，又不小於你這  
個里長；那麼你為什麼能當縣長，他只能  
當科長呢？因此他不甘心。

賈：哼！他還在做夢哩！他以為現在在復仇會  
裏記上個暗官就當暗官了！這是個計劃，  
這可不是事實。要想當官，還得看你朝里  
有人沒有？俗話說：「朝里有人好居官」  
。現在我表弟在中央那邊當師長，我表弟  
可以放我做縣長，我就選我表弟當縣長，  
他呢？他蘆老四憑啥！

郭：真的嗎？姐夫！我早怎麼沒聽你說過啊！  
賈：這還是二年前接到的信。說！說！你也不  
想想，這里是難的天下，還是什麼年月？

你就能隨便亂說了。

郭：是啊！「朝里有人好居官」，那發帥長是你的表弟，我是你的內弟，我給師長還是個拐灣表兄弟呢？那我的縣大隊長可該保險了吧！

賈：當然保險了！只要你能忍耐着點，好好的幹。

郭：那你給我記上啊！

賈：沒記上？

郭：沒有。

賈：（看名單）怎麼把你忘了！我們復仇會最

精明強幹的主角，我們縣大隊的大隊長！（寫）聽着，我再往下唸！尙武寨的尙好麟，尙——

郭：你不要唸了！你把總數告訴我！

賈：一共是十六名。

郭：今天晚上再活動兩名，湊够十八個，叫什麼十八羅漢。你的信寫好了沒有？

賈：寫好了。（取信）

郭：（唸信封）趙鐵有不是還個有？姐夫！是

朋友的友（賈改正後即把信放在身上）

賈：卜安！來！我敬你三杯！

郭：別慌！如夫！今天是你的生日，也可以說是你的喜日子，我還沒向你敬酒呢？

賈：那我們就同飲三杯吧！（同飲中兩人不住的唉聲嘆氣）

賈：（半醉而向南方）蔣委員長！你知道不？

我每天都向你鞠躬，盼望你早發大軍來打救我們，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要向你鞠三

個躬，蔣委員長！咱中央軍要是有力量過

黃河就過黃河；過得河來，我們在地方上捆捆捆，你們就往北殺！殺！殺！

軍要是沒力量，過得河來，站不住脚，

你們就乾脆別過黃河，別來！「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我們就再在這地洞里忍受十年

！蔣委員長——（妻急上，抱着麵缸子和一個小鍋）

妻：（發慌地）又來了！又來了！接過去呀！

接過去呀！快！快藏起來！快藏起來！

賈：怎麼了？你又把這不值錢的東西搬進來做  
啥？咱的包袱，糧食，銀元，一切貴重的  
東西都在這里了。

妻：他們來了！他們來了！又來搶哩！又來搶  
哩！

郭：我出去！給他們幹了。先打死他幾個再說  
！（又亮槍）

賈：忍耐點！忍耐點！別假充好漢了！要真叫  
你出去，你就又要往後縮頭了！

郭：要不是爲着這兩口子，看我出去拚死他幾  
個不！

賈：（向妻）看你怕的那個樣子！他們來到那  
兒了？

妻：大街上！大街上！

賈：那你怕的啥！——我以爲來到咱家的了。  
你鎮靜一下，還是出去給他們應付着。別  
叫他們我見了這個洞口，以爲讓他們找見

這個洞口，不要說東頭，我們連得不到好

死，你還是忍耐一點，把這個小鍋帶出去

，要不，他們一看沒鍋了！那才懷疑呢？  
妻：不！我怕他們，你怎麼不出去？

賈：你怎麼這樣糊塗呀！我是從反省院偷跑  
來的，我是犯了法的。他們找還找不到我  
呢？叫我出去，說的倒輕呀！

妻：你怕死，我就不怕挨打喇！  
賈：你出去，不要緊！他們要什麼你就給他們

什麼！只要不叫他們發現這個洞口，你不  
說出洞裏的東西就中，把那破破爛爛的不  
值錢的東西都說出來！

郭：姐姐！你就出去吧！

妻：嗯！我出去，我就出去！  
賈：好！這才是我的好太太！

妻：我出去看看他們來了沒有，好把我那床破  
被子拖來，要死咱都死在一起，死在這個  
地洞里。

郭：哼！淨說些不吉利的話。  
（妻向外出）



賈：（「洞口作牛皮的。」）我知道俺福元仙真  
一定聽我的話！把洞口蓋好，在外邊好好的  
給那些窮酸應付着，啊！（回頭向郭）

「安！我看咱也準備一下吧！」

郭：咱還有啥準備的！不來拉倒，來了就給他  
拚個死活，他們還會輕饒了咱。

賈：是呀！可是拚也得準備一下拚法！

變：（抱着破被子驚慌的上）來幫了！到咱家  
來了！來到大門口了！

賈：你咋出去，你怎麼這樣不聽話，平常給  
你說的啥？

郭：你咋來到大門口，就別叫咱出去了！

賈：那你把洞口蓋好了沒有？

變：我——我忘了蓋了。不蓋也不要緊，那個  
圓底下漆黑黑誰能看的見啊！

賈：你快出去蓋吧！

（妻出去蓋洞口隨回）

變：（更惶恐的）不中了！晚了！他們在咱家  
吃呢！（嚇得爬在床下）

郭：那怎麼中！我去！（跑向洞口）

賈：（急忙從抽屜裏取出發天賬簿和仇會名單  
遞給妻）接過去！快藏在 yourself 上！（妻急  
接過去）

接過去好）

郭：哎呀！怎麼要辦？你聽外邊的人在講話！

「台後聲：「來！來！這屋裏！」」那屋  
呀！」「鍋剛揭走！」」他的人到那去了！

「快找吧！」「找！找！」「圓底下，  
圓底下看看埋着東西了沒有！」「哎呀！

看！窟窿，是一個地洞！」「那呀！那  
里呀！」「農會長！這里！」「呀！這屋

大個洞！」「二叫驢！快把農會長的電棒  
子拿來，指個燈！」「怪不得復查好幾次都

找不到他的好東西？」「好東西一定藏  
在這裏邊了！」「說不定買心善狗操的

還藏在這裏邊！」「對！對！」「農會長！  
給你電棒子！窟窿來了！」「來！咱倆跟

農會長下去！」「小心點！」——（農會  
兩個人鑽下）

（打了手電，逃走邊說）誰在裏邊了！快出來！不出來我要開槍了！

郭開槍擊傷了農，一民兵扶他出去，另一民兵連發了兩槍，接着扔進一顆手榴彈，炸死郭。賈急拾起郭的槍，準備繼續往外射擊，外面又扔進了第二顆手榴彈，賈被炸傷拿槍的右手，立即倒下，稍停，民兵圍進把賈捉住，婦女民兵也綁了妻，接着許多人上場。

陳：老混蛋！原來你是如此的開明士紳呀！同志們！要給我們的農會長報仇啊！他把我們的農會長打傷了！

衆：對！把賈心善槍斃了！

李：翻翻他身上，翻翻他身上！（露出）張國民黨的黨證）哎呀！大家看見了嗎？這是國民黨的黨證，這上邊寫着他民國十六年五月入黨，他是一個老國民黨員了！大家想一想既然他是一個國民黨員，他還不是

一個特務嗎？我們却把他當成了開明士紳

，真是警惕性太不夠了！

衆：狠拉拉他的滑子，看他給中央軍有哈聯繫，作些啥工作？

歸會員：（從袋身上搜出賬本和名單）李主任

！你看，一下就有兩個復仇會的名單子！

李：（接過）哎！大家靜一下！可要仔細的聽

着啊！大家看到了沒有，這是變天賬，咱鬥爭他的東西和咱基本羣衆的名字都在上邊，並且還給判了罪，誰給我們判的罪呢？就是他，就是賈心善這個老混蛋！

衆：原來他的開明都是假的，真是他媽的假心

假意！（紛紛議論着）

李：大家聽着！（唸）第一名是我們的農會長

王守忠，判的什麼罪呢？翻身的罪；就是把水燒開，把他脫光放在鍋上，下邊燙的痛了，再燙上邊，叫他在鍋上翻身！

衆：他奶奶個屁！

自：別陰這噠！反正我們都在這，他給咱判罪

這就判輕了，不是刀殺，就是斧砍，不是扒皮，就是淨埋！我們這是請李主任驗屍復仇會的名單吧！看看都有那些壞蛋！

衆：對！對！看看那些壞蛋！

李：大家聽着，這是他們地主的組織，名字就叫復仇會，將來準備報仇做官，這上邊有十六個地主的名字（稍停）爲了保守秘密，現在不唸，晚一天都捉住了以後，大家就會明白的。

衆：他呢？賈心善將來準備幹啥？

李：他是將來的縣長，他內弟郭卜安是將來的縣大隊的隊長，就是被我們炸死的這個傢伙。

衆：他奶奶個屁，準備得恰好。

（外邊劉二而筋的聲音：「閃開！閃開！叫我看看賈祠龜孫！」）賈心善就是一巴掌，然後，就咬住脖子不放）

劉：操你親娘我就！你想勒死我！可惜你用的勁太小了！滾把你老子勒死！我自說你到

南邊找個中央軍參去了，誰知道你像個王八縮在這個洞里！（抓住又咬）

李：二而筋！暫且忍受一下，仇是要給你報的！（劉又向賈踢了兩腳）

衆：（擁擠着）滾！滾！滾死他！

陳：大家慢點！我也受過他的騙，絕對。他見了人就說話，說話就笑，他裝的多慈善多和氣啊！誰知道是假的！他向公家捐款捐東西，他用些小便宜收買衆，一搖三擺的裝的多開明啊！誰知道也是假的，爲了要鬥爭他，我還給李主任爭論了半天，當時我錯認了他的開明，直到現在我才算認清楚了。

衆：賈心善！賈心善！就別想地主會真心對待衆。

自：我提議叫這個賈險女人說幾句……  
衆：對！對！叫她說說他們在許洞鬼都幹了那些壞事。

衆：你們叫我說啥！這都是他叫我幹的！

賈：你忍耐點吧！

衆：不准買心善開口；叫編說！

白：你就打開窗子說亮話吧！

妻：我給他通風報信。

白：給誰呀？

妻：給他，給買心善。

白：你弟弟在這兒幹些啥？

妻：聯絡地主。

衆：翻翻他身上。……

白：（指郭的屍首）對！翻翻他身上！（和民

兵下手翻）哎呀！一封信！助理員！你看

！

陳：好！我唸給大家聽！代交趙接趙鐵友先生

大啓（抽信）「鐵友先生鈞鑒：敬啓者，

今有我內弟郭卜安前往貴府接洽，望爲

參加復仇會，且中央軍北止渡過黃河

時，本會會員有倒地餉糧的優先權，且可報仇

坐官，如目前不能渡河北上，本會會員應

埋頭苦幹，組織聯絡，擴大力量，所謂：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買心善敬上」（

指賈）你們地主所謂開明，就如此的開明

呀！

衆：拉他出去！拉出去！叫他到莊西頭開明去

直給農會長出氣！

（扛着糧食，包袱，擁擠着，喊着，押着

賈和妻下）

翻  
身  
保  
田

萬俣周

萬俣周著

## 前言

四個小廣場歌劇，是表現農民翻身以後，自覺自願的保田參軍熱情。服裝導劇盡量新鮮。每人都戴「擁護毛主席」的紅色胸章。全劇除個別小情節外，情緒都是極其興奮、高漲的。

歌曲可用笙、笛、二胡、三絃、鈴伴奏。十三曲可用喇叭吹奏，最後的秧歌可用打擊鑼、鼓、鑼伴奏下場。

佈景只用一四方小桌，四個小凳子七八塊磚。上場門爲通街大門，下場門或廚房和住室。

## 人物

兆	林：(林)	耐心能幹	二十二歲
林	妻：(妻)	天真活潑	二十歲
林	母：(母)	誠實樞專	五十歲
福	林：(福)	天真活潑	十二歲
老	大：(大)	結巴舌子	三十歲
二	嬌：(嬌)	潑拉婦女	四十五歲
二	文：(二)	青年民兵	二十歲
婦	會長：(婦)		三十歲
農	會長：(農)		五十歲
丁	貴：(丁)	青年民兵	二十三歲
趙	仁賢：(趙)	倔強農民	五十歲
羣	衆甲乙		

(笑第一曲)

妻：(端活筐內有兩件新衣，襟頭上有

一針葫蘆，上唱第二曲)

地主胖道幾千年呀！

窮人無吃又無穿呀！

地主仗勢佔土地，

剝削窮人血和汗呀呼嗷。

真可恨！

共產黨呀八路軍呀，

虎嘯龍吟咱窮人呀，

土地還家好主義，

窮人個個不受貧呀呼嗷。

喜在心！(坐下做衣，母上)

母：他嫂子，他兆林哥還沒來呀？

妻：(站起)他說他到村公所去開會去哪，反

正總是開會！

母：俺兆林報名參了軍，他說不一定啥時候就

要走。

妻：(不大高興)啊！

母：他嫂子，這會我沒有事，你把那隻鞋拿來，

我替你做幾針。

妻：好吧。(下)(福林抱公鷄草鷄上)

福：(跳着打着鷄)公鷄草鷄撓草塚，土地還

家真歡樂。娘！這是俺兒寬團清查地主的

東西，咱家又分了兩個鷄。

母：啊！又分了鷄呀，好。

福：娘，給鷄墊個窩窩子吧？

母：好你去墊吧。

福：你給我抱住鷄。(妻拿鞋上)

妻：娘，給你鞋。

母：福林，我給你個小繩子你綁住繩吧，我當

緊着給你哥做鞋。

福：爲啥不給我做鞋？

妻：你去替你哥參軍去呀！

福：我也能去嗎！(細鷄鳴)

妻：娘！(取出新文書)這是咱們分那六畝地

，和這新房子的新文書，他說他開會忙，

叫我把這給你。

母：（接過）啊！

妻：他說這上邊是政府裏的大印，咱們念住這

文書，咱的地、咱的房子就保險啦。

福：娘！是啥呀？

母：新文書。

福：新紅書？

妻：這叫你新蘿蔔哪！

母：文書，你看（合唱、同第二曲）

樹木草草都有心呀，

有了土地想恩人呀，

恩人就是共產黨，

恩人就是八路軍呀呼喚，

記在心。（兆林上）

林：娘！咱的飯做了沒有？

母：做啦，菜也熬上囉。

妻：您又開啥會啦？

林：不是開會，我又動員了好幾個參軍的，可

好嘞。噠！您怎麼叫娘做起鞋來嘞？

妻：娘說閒不住。

母：抽空做幾針吧，他襪子忙不了，不是忙着

給你做新褂子麼？

林：對啦快做吧，看這件衣裳做幾天嘞？總是

不高興做。快做吧，農會長來了，我們就

要到新兵營去啦。你看我這件衣裳繅成啥

地嘞？

妻：這件繅衣裳還能屈了你民兵班長的好身架

子嗎？

林：就是嗎。福林我那雙繅腿你弄那裏去嘞？

福：在屋裏，我給你拿去。（下）

林：西頭的劉祿、五辰、老大，都要跟我一塊

去哪。他們都在練習使槍練習跑步。（福

拿繅腿上）

福：哥哥，給你繅腿。（林接過打上）

林：咱的房子和地的新文書你給娘沒有？

母：給我嘞。

妻：咱和老大家夥分那條牛怎麼還不牽來呀？

母：對嘞，可不要叫他喂病了！

林：那條牛哇，老大可疼愛呢嘞，剛牽到家他



就兩隻手抱住個牛脖子像親小孩子一樣，  
那個牛頭一不楞就弄了他一臉黏沫子。

慶：哈哈……

母：真是，窮人陰時候能買條牛哇？

福：娘我親眼見啦，老大的臉上弄了「臉牛鼻  
子」。

妻：就是人家小福林的眼尖。

福：我親眼見嗎！

母：福林，快把雞放在雞窩裏吧，咱分那兩個

雞，一會就叫你玩死啦。

福：玩一會再放他。

妻：快去放下，等一會雞下了蛋娘給你煮食吃

母：對啦，你哥哥要走，叫你哥哥吃（台後有

劇肉聲）聽，你二孀子家也要吃頓好飯呢

。

林：大家都分了地，分了房子，分了糧食，有

農具，大家都要一齊吃啦。

母：這穀子，你看咱鍋裏的粥煮熟了沒有。

妻：這就完啦。（緊縫兩針）給你，穿穿看符

不行。（林接過）

福：娘，怎麼不給我做哇？

母：有你的，早給你做起啦，還是花布的。

福：那我也要穿。（妻從筐內取出）

妻：來兄弟，穿穿看嫂子給你做的可身不可身

。（合唱第三曲）

人是衣裳、馬是鞍；

樹木沒有枝葉不新鮮。

不是窮人生來醜，

穿上新衣也好看。

來來來，小福林，

看看可身不可身。

穿上新衣快快長，

長大參加八路軍。

林：對啦，快長吧，長大參加八路軍去打老膠

去！

福：我這就要去！

母：等你長大，老蔣就叫咱打死他個鬼孫啦！

慶：母親的愛惜着新衣裳，別弄壞了（下）

母：啊！我也幫你做去（下）

林：把肉大糞一會啦！

慶：（在內）好吧。

林：（拿起槍）臨林，我問你……

臨：問吧。

林：你知道是誰給你做的新褂子啊？

臨：是娘。

林：不是母親。

臨：是你？

林：不是我。

臨：是嫂子。

林：更不是她！

林：那是誰呀？

林：你往我身上看就知道啦（指領袖像）

臨：（跳起來）啊！毛主席呀！毛主席。

林：對啦！千萬別忘了是毛主席。咱的地、咱

的房子、咱的牛、咱的新衣裳、咱的老拿

雞、老公雞、都是毛主席給咱的。

臨：啊！

林：毛主席對咱們窮人比老娘還親！

臨：那……該叫他啥呀？

林：叫……叫毛主席就行啦。（唱第四曲）

毛主席，好比那、高山紅燈，

領導着咱窮人，翻呀翻了身。

給咱們過的好呀光景吧哎，

哎，咱給咱們過的好呀光景哎。

臨：哥哥，你把那毛主席像給我吧。

林：不，臨林你帶壞了。

臨：我要。

林：不能要。

臨：我要。（林躲閃）

林：（打斷他的話）哎！臨林，蔣介石個壞蛋，

要打毛主席，你願意不願意呀？

臨：不願意。

林：蔣介石的兵要把咱的地咱的房子叫地主聚

團去，脫走你的新褂子，抱走你的老公雞

，你願意不願意？

福：（拖住爲抓住褂子）那我才不願意呢。

林：那咱們拿槍給他幹去！

福：（扔掉公雞）幹吧！你給我槍。

林：我教給你，這樣拿，這樣拉，這樣打。

福：（接過槍拉不動，氣哭了）

林：不行，長的太短啦，不能打仗，我這回參

軍去你願意不願意？

福：我願意麼？

林：有不願意的，你問你嫂子去。

福：我去（轉身林拉回喊）嫂子！

林：回來回來，別慌，我說快去啦你嫂子夜個

黑下就哭啦，你再說，他又該（比哭的樣

子）這個啦。來我教給你，（用手拍着福

的頭，嘴對福的耳朵）去把。

福：好！我去喊她（走向下場門）您這婦女們

真熱封建的很，哥哥參軍去，嫂子淚紛

紛！

妻：（在內）誰教給他的，我打你去。

福：嗚呀！我自己說的。（跑回）

林：來！福林教給我那個參軍歌吧，打着槍子

。

福：好，（唱第五曲）年青人呀緊哨咳，有志

氣呀緊哨咳，去參加八路軍保衛家鄉保衛

財產，保衛全家人上前綫呀緊哨咳。

林：（唱）去參加……

福：咳！哥哥你怎麼會嘍？

林：會嘍，來咱光唱末了的一句叫你嫂子聽。

福：好。（向內）嫂子（合唱）去參加……

嫂子！聽見了沒有？上前綫呀緊哨咳。

妻：（從屋內擦手上）福林弟，你今天瘋嘍？

有本事你扛起槍來替你哥哥參軍去呀。

福：想門不尋，我去了你好不讓哥哥去嘍呀……

……（耍鬼臉）

妻：誰不叫他去呀？

福：誰不叫他去呀？夜個黑了哥哥一說參軍去

，你就（比浴）對嘍……的哭嘍。

妻：誰哭嘍？誰哭嘍？（上前）

福：你哭嘍，嗚呀！這腿，拉腿。

（唱第六曲）

小麗林，我的小弟弟。

你說的話兒真帶皮，

聽時候你見我淚汪汪？

沒有證據你才是瞎說理。

（接唱同六曲）

叫一聲，我的好嫂嫂。

你聽我對你把話表：

參軍本是好事情，

你爲何不高興淚汪汪？

林：（接唱同六曲）

有錯誤，你就該承認不該巧嘴來辯論，

昨晚上海你哭了是真情。

小弟弟批評你就是對的。

妻：這都是你的好處，我險時候哭壞？

林：礙我險事啊？

妻：這不是你對他說的。

福：那得個呀。（跑到妻處，又跑回）

妻：你再說（指福，福躲至林身後）你再給我

鬧，發熱的肉就不讓你吃了！

妻：（在內）別打嘴仗啦。（妻下）

大：（端鍋上）兆林弟，兆林弟，來……

，唯這個鍋飯怎麼樣？

林：還用送啊，這裏一會，就蒸熟囉。

大：來吧！大家來吃翻身飯吧。

林：對啦，這真可以叫翻身飯啦。

大：做中這頓飯掀開了鍋，我長短吃……不下

去，總想着毛……主席他老人家，毛主席

他……老人家叫我的飯吃，後……來越

想越高興，高興的就哭起來啦。

林：怎麼高興的就哭起來啦？

大：你聽我給你說，我想到我娘叫地主裏眼過

死，這眼前（指鍋飯。）毛主席他老人家

給……咱……生活，我險跑到村公所看

主席像前邊，給恩人毛……主席碰了個大

響頭，回來又到牛屋裏……去……

林：又去給牛親了個嘴是不是？

福：又點了一臉牛鼻子是不是。

大：對啦，這我找到寶貝來啦。

（每人拿齋個餅合唱第七曲）

妻：原來地是本，

有地就有飯碗根。

恩人就是共產黨；

打倒地主和惡霸，

沒有地主沒有貧。

大家來吃翻身飯，

翻身饅頭香又甜。

大：福林，把這幾個送給你娘和你嫂子去。（

福林接過）

福：娘！大哥給咱送來的白饅頭，給你吃吧。

母：是那個大哥呀！

福：老大大哥，哈哈！

大：好福林弟，別叫老大大哥囉，你老大哥現在有名子啦，叫張青林，（母接過餅）

母：啊！老大大呀，這是誰蒸的饅頭呀發的這樣耐

和？

大：你猜吧？大娘，是誰做的？

林：老大大嫂？

大：不是，是……我的個媳婦。

衆：（哈哈大笑）

大：福林給你嫂子兩個去（福下）

母：老大大這幾天分房批地分牛喜的把嘴都笑大

囉。

妻：娘！咱鍋裏飯還沒有煮熟菜好啦，你先讓

老大哥的飯吃點吧。（端菜放桌上福隨上）

林：好，好。

大：想吃飯吧，我還有別的事嘛。

母：不能走，不能走。

林：來吧！一齊吃，你家的饅頭，我家的菜沒鹽

說呀天下的人誰不能把肉做熟。

這沒吃過肉的人誰不能把肉做熟。

（購和二文各端餃子上）

妻：哎約（摸手）可燒死嚙二孃子囉。

母：（站起）做啥呀！你娘兒倆個這般忙和。

妻：老大大，你倒先跑到前頭來啦，來，快吃囉

身餃子。

二：還有我包的哪，吃吧，我回家吃去。

林：在這吃吧，二文。

二：不，不……（下）

二：叫他回家吃去吧。

林：哎約！這麼大的餃子個啊！

大：真像二嬌子的腳。

衆：（笑）哈哈……

二：包完了餃子，我先跑到毛主席那裏……

林：給毛主席磕頭了吧。

二：不是，不是不與頭麼！我變戲變戲。

林：那是鞠躬。

大：你真土……土氣。

二：老大，真會耍笑你二嬌子，快來吃吧，窮

人也該品品肉吃滿嘴香的滋味啦，快來吃

二：吃罷，一齊吃還有肉菜。（衆吃）

二：福林，叫你嫂子來，啊！大伯子哥在這兒

哪，給你嫂子送去吧。（給福）

林：算啦，什麼大伯子哥，弟妹的一樣說話

對。現在不與封建頭囉。（福下）

二：（在內）我忙著哪二嬌子，你們吃吧還邊

來幹嘛？

二：這兒多着哪。（福上）

大：這麵怎麼有個汚味呀？

二：這是地丟在地下埋了三三年的麥子，味不

算大。

林：真是，地主這些傢伙，硬送咱們窮人血汗

，不知有多少！

二：快吃這菜，福林拿筷子去。

福：好（下）

二：不用啦，福林行啦，（拔下頭上的饅子亂

了一塊肉）

大：囉咳！（福拿筷子上）

衆：（唱第八曲）

翻了身的飯，又香又甜。

二：我家包餃子，

林母：我家肉黃爛，

衆：勞碌的果實自己享，春夏秋冬不作難。

林：可是蔣介石個狗造的，就不讓咱們窮人過這好日子，總想消滅解放區。（吃）

大：蔣介石個狗造的和……地主個狗……造的，都是一窩子養出來的狗造的。兆林，你去參軍我一定去。（吃）

林：對！

大：王辰：劉……祿都支扒着柴子等農會長帶……回信來給你夫哪。（吃）

隱：這是應該這樣啊！誰要想不開我就去問問他叫他想想從前的光景怎麼樣！

大：大娘……你也不吭氣，你……願意不願意叫……兆林弟去呀？

母：我願意，就是他嫂子有點不順當，只要她那個門前過去就行嘍。

隱：保家保田，應當的，要不，蔣介石個狗造的打過來，還得拉着棍子要飯，逃荒，我是要送俺二文去參軍嘍。

林：二孀子願意了更好嘍。

隱：不打败蔣介石個狗造的，咱也保不住，掣吃我拿走嘍。

林：是麼！二孀子再吃塊肉。

隱：行嘍不吃嘍。

衆：吃塊吧！（繼續用簪子扎一塊）

衆：志嚕！（同時攤手吃齋下）

大：我也該去嘍。（拿簪子）

林：大爺，參軍可得先把大嫂子的思想打通啊

大：那有開工夫給……通……思想，正在……反攻，沒有空子通……思想。

林：不要得了枕頭瘋啊！

大：我不揍你就不要了！

妻：（上）娘！你和福林弟去吃吧，屋裏有本

條：兆林來再吃點吧。

妻：願去吃吧。

母：（解其意）啊！好，來福林。

隱：噢！（俏皮的下）

妻：（唱第九曲）

剛才你的話，我都聽得見。

你要是走的遠，家裏怎麼辦？

林：你呀真落後，眼光看不遠，

你說說我爲何，要去把軍參？

妻：爲何把軍參，我也自了然，

就是這家中事，無人來照管。

林：不愁吃和穿，村中幫助咱，

軍屬的地位高，你把心放寬。

（過門）……

家裏不會有險困難的。（接唱第十曲）

我勸你，往回想，

想一想以前的壞時光：

你娘家娶飯餓死咱父親；

咱全家老和小接餓又受凍。

有飯吃不能忘接餓時；

好了瘡疤不要忘了疼！

我去參軍保土地，

保衛母親保衛你！

妻：不是我不願意叫你參軍去，我覺得這樣的

好日子滿啦才幾天嘍，有地有房子有衣裳

着飯吃，你就要走，我想……

林：算嘍，好日子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大家

都不參軍，連命也保不住。想開點吧糊塗

虫！我們打败了老蔣還回來的。

妻：危險時候打败他呀？

林：參軍的越多、反攻的越快。咱的地和房子

，就越牢靠。你再想想：等我到前線上當

了殺敵英雄，你就成了英雄的媳婦嘍！

母：（在內）兆林！來喝點水吧。

林：你再好好的想一想吧！

妻：（唱同九曲拿起那隻鞋）

想一想從前事，心中好酸疼。

無有吃又無穿，兩家受貧窮。

今天翻了身，吃穿不發愁，

全家人老和小才算受到頭。

（奏第九曲奏唱之一節反覆一遍。針扎聲  
嗚呼）



哎呀！（林媽水碗站在下場門口）

給你做這雙出門子鞋，毀了三個針，扎了

五下子手指頭。

林：那是你心不在。

妻：你說心不在，就是心不在！

趙：（在內）農會長回來啦！到那去呀！

農：（在內）我給兆林去談談。

妻：他們來啦，你可不要再說我拉你的腿啦！

林：我一定要說你拉腿啦。（玩笑的）

妻：你說我就不給你做這雙鞋。

林：只要你真願意叫我參軍去，我就不說你，

你是真想開嘍，還是怕人家笑話你呀？

妻：我真的很開嘍，真願意叫你去。

趙：兆林，（福母上）

婦：兆林，農會長開會回來嘍啊！兆林家做鞋

啦？

林福母妻：快坐下，婦會長農會長。（二文胸

上）

二：農會長回來嘍！

農：回來嘍。

二：我聽說你回來啦我就跑來嘍，參軍那個事

在我心眼裏癢了好幾天嘍，我也沒敢給我

娘說。

林母妻：二孀子早就願意。他還說歡送你哪！

二：那更好啦。

農：聽我說，人家別的區的參軍工作的多

差不多啦，三區農民大會上當場報名的就

有三百多婦女們給自己的兒子給自己的丈

夫戴花，好幾百朵大紅花，真像那高糧晒紅

米的一樣，哎呀！有的婦女給自己的丈夫

送錢，送片夾子，送花手巾，可真熱鬧哇！

妻：啊！送錢，送片夾子。

婦：兆林家，你送鞋子？

妻：（笑說）我啥也不送他。

林：咱們怎麼辦哪？

農：下午各村新兵到大會場集合到新兵營去聽

。

林：咱們莊上要跑到那邊去呀！

二：別！別！快去吧。

婦：咱們婦女可不能落到人家後頭，可得好好的歡送啊！兆林家你……

妻：我剛給她做起一雙寬幫幫子的鞋。

婦：（拿起那隻鞋）啊真好。

林：農會長！我可不是說空話了吧，說帶頭就是帶頭。你看二文弟，老大，劉綠七八個都跟跟我一塊去哪！

農：對！咱們莊上要跑到他們前頭。（問母妻）

（大嫂兆林家，以後看啥困難找咱們村裏解決，咱們軍屬最光榮啦。）

林：你們回去告訴老大，丁貴、劉祿說，就說下午就走，他們一定會闖起來的。

二：咱們這幾個，論個。論年紀都差不多，保險都能趕上。

農、林：一定！一定！

婦：農會長，那咱們準備歡送吧。

農：對啦咱走吧。

母、林妻：坐一會吧……（拉農、婦）

婦：農會長沒顧吃飯就到這裏來啦。

母林妻：在這吃也行……

農：回去吃一樣，一樣……（農、下）

二：一塊走哇會長。（下）

林：（唱十一曲）

我去把軍參，你們心放寬，  
保衛老母親，保衛莊和田。

母：（唱、同十一曲）

孩子你把軍參，家事我照管，  
好好的打老特，不要掛念俺。

福：（唱、同十一曲）

哥哥你把軍參，青年真勇敢，  
弟弟我去獻花，掛在你胸前。

妻：（唱、同十一曲）

你去把軍參，我也沒意見，  
送件好東西，給你作紀念。

林：啥好東西呀？給我吧。

妻：（見母福在，不好意思）不給你說。

母（看透意思）啊！福林，來幫我把這東西收

拾了。

福：不不，我非看看嫂子給哥哥驗寶貝不成（跑到嫂右邊）

母：你這尋孩子來，（拉着拍了小桌福不時扭頭看妻。拍下）

妻：（從衣襟上解下針錢葫蘆）給，（一把放

到林手裏福偷偷上）

林：（提著它）要這幹啥？

妻：這是我自己用的針葫蘆，有大針、有小針，參軍以後比不得在家假着我，今個縫、明天補的，以後要你要學針縫活啊！我給你拿錢去。（拿鞋下）

福：啊（這麼回事啦，歡迎歡迎！）（拍掌，二文跑上）

二：怎麼回事啦？

福：俺嫂子送給哥哥一個針葫蘆，叫哥哥參軍學針縫活。

林：好不好哇二文弟？

二：（拍掌稱贊）好！真是好嫂嫂。

妻：（拿錢上）給你，這是灰錢，這是白錢。

福：我給你宣個傳去……（下）

林：（喊）福林！福林！（母上）

二：真好真好。（婦、大、丁、上）

婦、大、丁：（唱第十二曲）

窮人剛把身來翻，

衆：老燕要來打飯碗！

爲了飯碗保得牢，

自動參軍把家保！

婦：那林，福林他嫂嫂準備好嘍吧？

林：早就準備好嘍。啊！丁書也來啦！

丁：我還要跟班長在一個班打仗哪！

林：嚟！老大嫂子呢？同意啞吧？

大：同意的沒法說那個同意啞。

林：轉變的還怪快哪。

婦：快個屁吧，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同意啞，要緊的話，光指望你枝六八插的，結結

巴巴的，她還是拉着你的腿不放。

大：我尻着成你的兩片嘴，死蛤蟆都叫你給說



林：（穿最後一隻）啊！這是啥？（丁二丁歸來，二拿出包）

丁二：啊（解開紅巾包）是錢哪！您都不知道剛才林嫂給林哥一個花針葫蘆，有大針，小針，叫林哥學……

妻：（打斷二的話）就你知道的多。

丁二：可就是麼！叫他學針線活哪。

婦：兆林家你賞給咱們婦女啥光不少，咱們婦女裏一定獎勵你。（趙仁賢上）

趙：兆林，兆林！（摸著剃了的鬍子）

衆：（轟動大笑）噠呀！剃了鬍子啦！……

丁二：噠呀！還有兩根沒有剃掉哪！

趙：一聽說參軍，我就鞋沒穿草慌慌脚啦，緊刺慢刺……噠！沒有剃淨怕啥？參軍又不是相女哪！

衆：哈……

林：不行！趙仁賢，年歲骨着呢，剃鬍子也不能剃年青啊。

趙：行麼，整信、喂馬、燒鍋、做飯，我都行

。別看我老，到前線比一比就知道吧。您與你們年輕的噠，這大兩歲的就該白白的在家吃翻身飯哪？

林：這打仗不同割地拔草，你呀，心有餘力不足了。在家吧，在家一樣能報恩。

衆：對啦，在家一樣能報恩。

趙：話是那樣說，在家總不如到前線打老蔣痛快。……！剃了鬍子也不行！

丁二：剃了再長起來，在家年輕上幾天吧。

衆：哈哈……（拍掌）

趙：你這些人還在笑我，我心裏覺着就像二十五年小老鼠在動彈，我想着：我受了幾十年罪，叫八路軍共產黨救出了我，我有了地，有了房子有了吃穿，我大恩還沒報哩！你笑我老。我非去不可，非去不可！

林：（接近勸趙）別着急，在家好好的清查地主的浮財也是重要的。

衆：勸趙大哥，還是叫他們年輕的去吧，老輩，不中用噠。

衆：老趙，老趙。

趙：老！老！我看你們就年輕一號子嘍。老大巴，結結巴巴也能去；你這民兵幹部也能去，怎麼？就我不能去呀？

林：你在家準備担架大車，我們在前方打老蔣，咱們前後比一下子賽，看誰作的好。

趙：不行！我得找農會長說說去，不給您這整

衆：老趙！老趙！

趙：不叫我參軍、別叫我。

衆：好大的勁頭。

丁：真是老來紅。

大：我結結巴巴的也……比你強。

衆：對！參軍就是青年的事麼。

隔：（戴着—朵小紅花跑上）哥哥快去吧，人家等您不去，都到咱家給你戴花來嘍！嫂子，姐妹團給你戴花嘍！（樂器奏十二曲）

衆：啊！真……真的來嘍。（妻下）

大：比我……多相還熱……鬧哪。（農器奏上）

農：（越唱十二曲）兆林帶頭去參軍，衆：（合）我們後邊緊緊跟。

大丁二林，今天就去新兵營，衆：我們歡送子弟兵。

農：（拿煮花）等你們長短不去嘍，他們幾個，和老大，丁貴的家屬都到齊啦，快去吧。

隔：快把這花子，戴上吧。

衆：好快戴。（奏十三曲）

婦：來二文我給你戴花，好好的打敗老蔣個造的，叫娘在家過安生日子。

農：隔林給你哥戴。（農給丁大戴，鼓奏甲乙給批鼓）

大：農會長給戴花担不起……担……不起。

農：你嫂子哪？隔林。

婦：兆林家跑那去嘍？

妻：來嘍（拿茶甌子，手巾包袱）參軍嘍這東西

拿齊吧。

林：好吧（喜笑眉開，接過東西）。

衆：好婦女。

婦：快滾花吧。（給妻戴繡帽忙）

農：準備好啦吧？

衆：好啦、好啦！

林：這枝槍拿回去吧。

大丁二：俺們槍都在家哪。

農：不要緊剩不下，她們婦女早願意扛槍嘍。

妻、婦躊躇：（爭槍）給我……我要……

趙：（急上）農會長！農會長！咱說說，我能

去不能去。

衆：還是不終。

趙：（喪氣的）又是不終。

農：別鬍子在家當民兵吧。

趙：這隻槍給我。（又是「陣爭」）

婦：我要當民兵班長嘍。

趙：散了吧，我不能白鬍鬍子。（奪過了槍扛

上興奮的笑）

婦：咱們扛別的。

農：咱們快去吧，新戰士前邊邊。

大、丁二林：「操一操」。

衆：（唱十四曲）

參軍保田風光榮，

全村人民來歡送。

意志堅決努力幹，

不打败蔣賊誓不還！

農：快走！（重唱十四曲，拉清秧歌翠花下場）

（完）

# 翻身保田插曲

(通用B調 2/4)

## 第一曲 (幕啓曲)

$\underline{\dot{1}\dot{1}\dot{1}\dot{1}\dot{1}\dot{1}} \mid \underline{\dot{1}3} \ 5 \mid \underline{666} \ \underline{66} \mid \underline{26} \ \dot{1} \mid \underline{\dot{1}\dot{1}\dot{1}} \ \underline{\dot{1}3} \mid$   
 $\underline{27} \ 6 \mid \underline{\dot{1}\dot{1}6} \ \underline{\dot{2}\dot{1}} \mid \underline{676} \ 5 \mid \underline{356} \ \underline{\dot{1}3} \mid 5 \text{ — } \parallel$

## 第二曲 (鋤頭歌謠)

$\underline{35} \ \underline{66} \mid \underline{\dot{1}3} \ 5 \mid 6 \ \underline{\dot{1}\dot{1}} \mid \underline{\dot{1}3} \ \underline{\dot{2}6} \mid \widehat{\underline{\dot{1}5}} \ 6 \mid$   
 地主 壓迫 幾千 年 呀 窮人 無吃又無 穿 呀  
 $\underline{6\dot{4}\dot{1}} \ \underline{\dot{2}\dot{2}} \mid \underline{\dot{1}\dot{2}\dot{3}} \ \underline{\dot{2}} \mid \underline{\dot{1}\dot{1}} \ \underline{\dot{2}5} \mid 6 \ \underline{\dot{1}\dot{1}6} \mid \widehat{\underline{\dot{2}\dot{1}}} \ \underline{676} \mid$   
 地主 仗勢 佔土 地 剝削 窮 人血和 汗 呀呼  
 $5 \ \underline{323} \mid 5 \left( \underline{6\dot{1}56} \mid \underline{\dot{1}65} \ \underline{3523} \mid 5 \text{ — } \right) \parallel$   
 變 真可 恨

## 第三曲 (愉快)

(過門)  $\left( \underline{\dot{1}\dot{2}} \ \underline{\dot{3}\dot{2}\dot{1}} \mid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2}} \text{ — } \mid \underline{\dot{1}\dot{2}} \ \underline{\dot{2}\dot{1}6} \mid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5}} \text{ — } \right)$



$\dot{1} \dot{2} \dot{3} \dot{2} \dot{1}$  |  $\dot{1} \dot{2}$  — |  $\dot{1} \dot{2} \dot{2} \dot{1} \dot{6}$  |  $\dot{1} \dot{5}$  — |  $\dot{1} \dot{3} \dot{5} \dot{6}$  |  
 人是衣 裝 馬 是 鞍 樹林 沒有  
 $\dot{1} \dot{2}$   $\dot{1}$  |  $\dot{6} \dot{1} \dot{5} \dot{3}$  |  $2$  — |  $\dot{5} \dot{3}$   $5$  |  $0 \dot{3} \dot{3} \dot{2}$  |  
 枝 葉 不 新 歸 不 是 窮 人  
 $\dot{1} 0$   $5$  |  $\dot{5} \dot{6}$   $\dot{1}$  |  $0 \dot{3} \dot{2}$  |  $\dot{6} \dot{2}$   $\dot{1}$  |  $(\dot{5} \dot{5} \dot{6} \dot{1} \dot{1})$  |  
 生 來 飽 穿 上 新 衣 也 好 看  
 $\dot{3} \dot{3} \dot{2}$   $\dot{1} \dot{1}$  |  $\dot{6} \dot{6} \dot{1} \dot{2} \dot{3}$  |  $\dot{1}$  — ) ||

第四曲 (女狀元插曲)

$\dot{1}$   $\dot{6} \dot{3}$  |  $5$  — |  $\dot{1}$   $\dot{6} \dot{5}$  |  $\dot{5} \dot{1} \dot{2}$  |  $\dot{1} \cdot \dot{6}$  |  
 毛 主 席 好 比 那 高  
 $\dot{1} \cdot \dot{6} \dot{5}$  |  $\dot{5} \cdot \dot{1}$  |  $2$   $0$  |  $\dot{7} \dot{6} \dot{6}$  |  $\dot{6} \dot{4}$   $8$  |  
 山 紅 燈 領 導 着 咱 窮 人  
 $\dot{5} \dot{4}$   $\dot{5} \dot{1}$  |  $\dot{5} \dot{4} \dot{2} \dot{1}$  |  $\dot{2} \dot{2} \dot{1} \dot{7} \dot{1}$  |  $\dot{2} \dot{5} \dot{2}$  |  $\dot{1} \dot{6}$   $\dot{5} \dot{1}$  |  
 翻 身 翻 了 身 給 咱 們 過 的 好 呀 光 景 吧 哎  
 $5$   $0$  |  $\dot{1} \dot{2} \dot{0} \dot{1}$  |  $\dot{5} \dot{4} \dot{2} \dot{1}$  |  $\dot{2} \dot{2} \dot{1} \dot{7} \dot{1}$  |  $\dot{2} \dot{5} \dot{2}$  |  
 哎 曲 兒 給 咱 們 過 的 好 呀 光

$\underline{1\ 6} \quad \underline{5\ \dot{1}} \quad | \quad 5\text{---} \quad ||$   
 景吧 哎 噯

第五曲 ( 颯反動派譜 )

$\dot{2}\ \dot{2} \quad \underline{\dot{2}\ \dot{1}\ 6} \quad | \quad \dot{2} \quad \dot{2} \quad | \quad \underline{\dot{5}\ \dot{2}} \quad \underline{\dot{2}\ \dot{1}\ 6} \quad | \quad 5 \quad 5 \quad | \quad \underline{\dot{6}\ \dot{3}\ \dot{2}\ \dot{2}} \quad \underline{\dot{2}\ \dot{3}\ \dot{2}\ \dot{1}}$   
 年青人呀麼 噯 咳 有志氣呀麼 噯 咳 去參加 八路軍  
 $\underline{6\ 6\ 6\ \dot{1}} \quad \underline{2\ 2\ 2\ 2} \quad | \quad \underline{5\ 5\ 5\ 5} \quad 6 \quad | \quad \underline{\dot{1}\ 6} \quad \underline{5\ 6\ 5\ 3} \quad | \quad 2 \quad 2 \quad ||$   
 保衛家鄉 保衛財產 保衛全家人 上前 綫呀麼 噯 咳

第六曲 ( 洋琴下河調 )

$5 \quad \underline{2\ 3} \quad | \quad 5\text{---} \quad | \quad \underline{\dot{2}\ \dot{5}} \quad \underline{\dot{3}\ \dot{2}} \quad | \quad \dot{1}\text{---} \quad | \quad \dot{1} \quad \underline{\dot{2}\ \dot{3}}$   
 叫 一 聲 我的 小弟弟 你 說的  
 $\underline{\dot{2}\ \dot{1}} \quad \underline{6\ 5} \quad | \quad \underline{3\ 5} \quad \underline{2\ 3} \quad | \quad 5\text{---} \quad | \quad \underline{\dot{2}\ \dot{3}} \quad \dot{1} \quad | \quad \underline{\dot{2}\ \dot{3}} \quad \dot{1}$   
 話 兒 真 調 皮 噯 時 候 你 見 我  
 $\underline{3\ 5} \quad \underline{6\ 5} \quad | \quad \underline{\dot{1}\ 6} \quad 5 \quad | \quad 5\ 3 \quad 6\ 5 \quad | \quad 5\ 2 \quad 3\ 2 \quad | \quad \underline{3\ 5} \quad \underline{3\ 2}$   
 淚 汪 汪 沒 有 證 據 你 才 是 瞎 說  
 $1\text{---} \quad | \quad (\underline{3\ 5} \quad \underline{2\ 3} \quad | \quad \underline{5\ 3} \quad \underline{6\ 5} \quad | \quad \underline{3\ 5} \quad \underline{3\ 2} \quad | \quad \dot{1}\text{---}) \quad ||$   
 噯

第七曲

$\underline{5\ 3}$   $\underline{5\ 6}$  |  $\dot{1}$   $\underline{\dot{6}\ \dot{1}}$  |  $5$  — |  $\underline{\dot{1}\ 6}$   $\underline{\dot{1}\ 2}$  |  $\dot{3}$   $\underline{\dot{2}\ \dot{3}}$  |  
 妻是家來地是本 有地就有飯碗  
 $\dot{1}$  — |  $\underline{\dot{2}\ \dot{3}}$   $\underline{\dot{2}\ \dot{1}}$  |  $\underline{\dot{1}\ 5}$   $6$  |  $\underline{\dot{1}\ 5}$   $\underline{\dot{6}\ \dot{1}}$  |  $\dot{2}$  — |  
 根 恩人就是共產黨 恩人就 是  
 $\dot{2}$   $\underline{\dot{3}\ \dot{2}}$  |  $\dot{1}$  — ||

八 路 軍

第八曲

$\underline{\dot{1}\ \dot{1}}$   $\underline{\dot{1}\ \dot{6}\ \dot{1}\ \dot{2}}$  |  $\dot{1}$  — |  $\underline{\dot{1}\ 6\ 5}$   $\underline{3\ 5\ 6\ 5}$  |  $\dot{1}$  — |  $\underline{\dot{1}\ \dot{1}\ \dot{2}}$  |  
 (合)翻了身的飯 又香 又甜 (燜)我家  
 $\underline{\dot{3}\ \dot{2}}$   $\dot{3}$  |  $\underline{\dot{2}\ \dot{2}\ \dot{1}}$  |  $\underline{\dot{6}\ \dot{1}}$   $5$  |  $\underline{0\ \dot{1}\ \dot{1}\ \dot{2}}$  |  $\dot{3}$   $\dot{3}$  |  
 包餃子(母)我家 肉煮粥(合)勞動的果實  
 $\underline{0\ \dot{3}}$   $\underline{\dot{2}\ \dot{1}}$  |  $\dot{2}$  — |  $\underline{0\ 6}$   $\underline{\dot{6}\ \dot{1}}$  |  $\dot{2}$   $\dot{2}$  |  $\underline{0\ \dot{5}}$   $\underline{\dot{3}\ \dot{2}}$  |  
 自己享 春 夏 秋 冬 不作  
 $\dot{1}$  — ||  
 雞

第九曲 過門  $(\underline{\dot{1}\ \dot{1}}$   $\underline{3\ 5}$  |  $\underline{6\ 5\ 6\ \dot{1}}$   $5$  |  $\underline{\dot{1}\ \dot{3}}$   $\underline{\dot{2}\ \dot{1}\ 7}$  |  $\dot{1}$  — )

(妻)  $\dot{1} \dot{1} \underline{3 5} \mid \overset{\frown}{65} \dot{1} 5 \mid \dot{1} \dot{3} \underline{\dot{2} 17} \mid \dot{1} \text{—} \mid \underline{6 6} \dot{1} \dot{2} \mid$   
 剛才 你的 話 我 都 聽 得 見 你 要 是  
 $\underline{3 3} \dot{2} \mid \underline{1 5} \underline{6 7} \mid 6 \text{—} \parallel \mid \dot{1} \dot{1} \underline{0 5} \mid \underline{6 \dot{1}} 5 \mid$   
 走 得 遠 家 事 怎 麼 辦 (林) 你 呀 真 落 後  
 $\underline{1 5} \underline{6 1} \mid 5 \text{—} \mid \underline{2 3} 5 \mid \underline{1 3} \dot{2} \mid \underline{3 5} \underline{3 2} \mid$   
 眼 光 看 不 遠 軍 閥 的 地 位 高 你 把 心 放  
 $\dot{1} \text{—} \mid (\underline{2 3} 5 \mid \underline{1 3} \dot{2} \mid \underline{3 5} \underline{3 2} \mid \dot{1} \text{—}) \parallel$

算

第十曲

$\dot{1} \underline{\dot{2} 3} \mid \dot{1} \text{—} \mid \dot{1} \underline{6 5} \mid \underline{5 3} \cdot \mid \underline{2 3} 5 \mid$   
 我 勸 你 往 回 想 想 一 想  
 $\underline{5 3} 2 \mid \underline{3 5} \underline{3 2} \mid 1 \text{—} \mid \dot{1} \underline{1 6} \mid \underline{5 6} \cdot \mid$   
 以 前 的 壞 時 光 你 娘 家 要 飯  
 $\underline{5 5} \underline{4 2} \mid 5 \text{—} \mid \underline{2 2} 5 \mid \underline{6 6} 6 \mid \underline{2 2} \underline{3 2} \mid$   
 餓 死 咱 父 親 咱 全 家 老 和 小 挨 餓 又 受  
 $1 \text{—} \mid \underline{5 5} \underline{3} \mid \underline{1 1} \underline{6} \mid 5 \underline{5 6} \mid 6 0 \mid$   
 凍 有 飯 吃 不 能 忘 挨 餓 時

2	2̇ 3̇	5	0	1̇ 2̇	3̇ 2̇	1	0	5 5	6 1		
好	了	瘡	疤	不	要	忘	了	疼	我	去	參
5	0	2̇ 5̇	3̇ 2̇	1	0	2̇	2̇ 3̇	5	6		
軍		保	土	地		保	衛	母	親		
1̇	6 5	1	—	3 2							
保	衛	你									

第十一曲

(	5	1̇ 6̇	5 6̇	5	6	3̇ 2̇	1̇ 2̇	1̇	)
我	去	把	軍	參	你	們	心	放	寬
1̇ 3̇	2̇ 1̇	2̇	—	1̇ 5̇	6̇ 1̇	5	—		
保	衛	老	母	親	保	衛	莊	和	田

第十二曲 (粗壯有力)

1̇ 1̇ 1̇	1̇	5 3 2	1	6 6 6	6	2̇ 1̇ 6̇	5						
窮	人	剛	把	身	來	翻	老	蔣	想	來	打	飯	碗
1̇ 1̇ 1̇	1̇	5 5 6	1	2̇ 2̇ 2̇	3̇	1̇ 6̇ 5	1̇						
爲	了	飯	碗	保	得	牢	自	動	參	軍	把	家	保

第十三曲

(根據笛子改作)

0 5 $\dot{1}$ 6 5	3 2 $\dot{1}$	$\dot{1}$ 5 $\dot{1}$ 6 5	3 · 2 3
3 2 3 7 6	5 · 6 5	5 3 5 3 · 2	$\dot{1}$ · 2 $\dot{1}$
$\overset{35}{\underline{3}}$ 7 · 6	5 6 5	$\overset{35}{\underline{3}}$ 3 $\dot{1}$	6 · 3 5 :

第十四曲

(强有力的)

$\dot{1}$ $\dot{1}$ 2	3 3	2 3	2 —
參 軍	保 田	真 光	榮
6 6 1	2 2	1 2	1 —
登 村	人 民	來 歡	送
1 $\dot{1}$ 2	3 3	5 2 1	3 —
意 志	堅 決	努 力	幹
3 3 1	2 2	5 5	1 —
不 打 敗	勝 敵	誓 不	退

戲 劇 選 集

(第一集)

編 者 冀 魯 豫 文 工 團

出 版 者 冀 魯 豫 書 店

總 店 朝 陽 城 縣  
支 店 冀 南 大 名

代 售 處 各 地 郵 政 局

一 九 四 七 年 八 月 初 二 版 〇 〇 〇 冊

4.51

1-4

1